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第五次再版

天虛我生所著

大學新講

鄭書題



上海三友實業社再版發行

利用造紙廠仿宣紙印

大學新講

弁言

天虛我生筆述

我覺得現在的青年。凡是不曾讀過四書的。往往要怨天尤人。甚而至於自殺。因為他受着環境的壓迫。想不出一個奮鬥的方法來。所以只要有種人把他一引。就會引到一條路上去的。這一條路是什麼路呢。不是邪路。就是末路。而歸根結蒂。恰是一條死路。這樣的叫做邪路呢。醇酒婦人。聊以自解其抑塞。不惜糟蹋了自己的身體。以致於志氣頹唐。終日昏昏。在醉夢之間。結果就不免於夭折。豈不是等於一個慢性的自殺。怎樣叫做末路呢。勤吃懶做。狂嫖濫賭。因而鬧下了虧空。以致破產失業。或是自己並不如此。而是間接所受的影響。例如所賴以衣食之人。或為家主父兄。或為店主經理。因他們的破產。而致連累到我失業。如此之人。肩背相望。因而造成了一個懂憬的社會。大家覺得無路可走。於是有一種桀驁之徒。挺而走險。流為盜匪。卒致殺身之禍。豈不是一個急性的自殺。都是走上了死路呢。有人問我。眼前可走的路。實在沒有。失意的青年。大都徬徨在歧路之間。覺得瞻望前途。絕無生路。大家只是掙扎着。要想從死路求生。一班先知先覺的。只叫

我們。起。來。奮。鬥。而。又。沒。有。一。個。奮。鬥。的。方。式。來。指。導。我。們。究。竟。拿。什。麼。來。做。奮。鬥。的。工。具。呢。我。說。生。路。只。有。一。條。他。的。指。路。牌。只。有。一。個。『。做。』。字。做。點。什。麼。呢。就。是。做。人。做。人。應。該。怎。樣。做。呢。可。就。不。能。不。學。而。能。學。點。什。麼。呢。就。是。學。奮。鬥。奮。鬥。的。成。功。者。第。一。個。要。算。是。虞。舜。我。們。應。該。學。他。的。環。境。可。謂。極。人。世。的。難。堪。他。的。家。庭。狀。況。父。是。個。頑。父。乃。是。有。眼。無。珠。的。開。眼。瞎。子。叫。做。瞽。瞽。他。的。母。是。個。罵。母。（口。不。道。忠。信。之。言。謂。之。罵。）專。門。嘮。嘮。叨。叨。的。罵。人。他。的。兄。弟。是。個。做。弟。象。頭。獼。猴。的。蠻。蠢。不。堪。所。以。叫。做。象。還。有。一。個。妹。子。叫。做。繫。大。概。似。匏。瓜。一。般。繫。而。不。食。的。所。以。叫。做。繫。一。家。五。口。完。全。都。要。舜。一。個。人。去。耕。田。來。養。活。他。兄。弟。既。不。肯。幫。他。耕。種。而。且。還。要。和。他。作。對。他。的。母。親。是。個。後。母。舜。是。前。母。所。生。因。此。他。的。母。親。只。偏。愛。自。己。所。生。的。象。而。對。於。舜。還。要。加。以。毒。害。他。的。父。是。一。塊。頑。石。似。的。動。也。不。動。一。動。無。論。什。麼。事。都。要。舜。去。做。耕。田。呢。摸。魚。呢。還。要。做。陶。器。呢。還。要。做。泥。水。匠。去。塗。廩。呢。做。窖。溝。匠。去。浚。井。呢。做。到。手。胼。足。胝。痛。苦。不。堪。（胼。胝。病。解。云。胼。胝。爲。皮。膚。之。硬。結。有。時。皸。裂。非。常。疼。痛。其。基。底。化。膿。破。潰。雖。壯。男。子。亦。轉。輾。反。側。不。得。安。靜。除。轉。業。或。廢。止。其。原。因。之。職。業。外。無。根。本。上。之。療。法。）還。要。被。他。後。母。用。大。杖。趕。出。門。來。無。可。如。何。只。好。號。泣。呼。天。但。是。他。並。不。怨。天。尤。人。只。是。自。怨。自。艾。意。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

至。我的父母不喜歡我。一定我有不是之處。以致如此。因而格外的盡力於畎畝之中。畎畝與畝有分別。畎是每一畝田間。都有一楞一楞的水道。深闊各一尺。以洩其水。使下游而至溝洫。以入於川。而注於海。使得所種之田。不致遭受山洪暴發淹沒之災。所以歷山下的耕者。遂都讓畔洩水。避免了洪水之禍。後來舜叫禹去治水。就是從經驗而來的。格物致知。只教他去「盡力乎溝洫」。而洪水以平。但是他在田間的時候。並沒有富貴的思想。他後來的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並不是他自己千求而得的。他不過用着誠意去耕着他自己的田。他的心裏也沒什麼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他只吾行吾素。做着應當做的事。他到三十歲還是一個鰥夫。沒有娶妻。其時唐堯在位。已七十年。自己覺得老了。心力不濟。要想遜位於有德之人。咨於四岳。而四岳與羣臣諸侯。大家衆口一辭的保舉這舜。說他能夠在惡劣的家庭環境之中。「克諧以孝」。在歷山的鄉土中。能穀使得羣衆感化。「蒸蒸又不格姦」。就是說他們的歷山田畝。能避免了洪水之禍。日漸推廣。而農事都蒸蒸日上。人物都能俊又不凡。不猶丕也。丕。大也。凡是作姦犯非之輩。大大的受到了教訓。都被他感化了過來。然而當時堯尚未能深信。要試試他看。於是先使他的九個兒子與他共事。以觀其外。丹朱亦在其內。後把兩個女兒都嫁了他。以觀其內。居然一年。

而所居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天下之士多就之。堯遂率天下之民歸之於舜。堯對舜說：「詢汝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而舜自謙德薄。不足爲嗣。堯因請其攝政。經過二十八載。堯死以後。他尚不肯卽位。而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不願歸附於堯之子而歸於舜。然後始踐天子之位。你看他使禹治水。以通溝澮。而平土地。使益掌火。以焚山林。而驅猛獸。使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以防荒歉。而禦飢寒。他是專門和惡劣環境去奮鬥。而使大家從死路上掙扎出生路。來的那時的洪水災荒。也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天災。地變而他。能穀奮鬥。那時的猛獸害人。也是無理可喻的一個弱肉強食。和現在侵略我們的外國人一樣。而他。能穀奮鬥。驅蛇龍而放之。菹他的成績。多麼偉大。所以我說。舜是一個奮鬥的成功者。就是他在歷山之下。耕田的時候。盡力於畎畝之間。也是和洪水饑荒奮鬥着。只不過所處地位。前後廣狹不同。在先。只有一己之力。保其田畝。歷山之農。從而效之。不過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做他應做的事。後來做了元首。幫手自多。他就率領臣工。做他應做的事。推而至於廣遠。以平天下。豈不是一個好榜樣呢。我爲什麼不先說堯。而說舜。因爲「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猛獸。尚爲人禍。他雖也曾使鯀治水。而所用非人。是個能行而不能知的畢竟。

要。比。舜。的。奮。闢。力。差。上。一。點。所。以。稱。說。堯。的。只。說。「。大。哉。堯。之。德。也。」。而。稱。說。舜。的。却。說。「。舜。其。大。知。也。歟。」。孔。子。祖。述。堯。舜。是。專。指。其。明。明。德。的。引。證。不。到。奮。闢。上。去。所。以。我。嘗。說。舜。的。成。功。是。由。格。物。致。知。而。來。他。的。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則。由。正。心。誠。意。而。來。誠。意。並。不。爲。難。不。欺。便。是。誠。正。心。也。不。難。不。偏。就。是。正。一。舜。人。也。我。亦。人。也。我。只。要。和。舜。一。般。內。而。正。心。誠。意。外。而。格。物。致。知。盡。我。之。力。去。和。惡。劣。的。環。境。奮。闢。就。可。從。死。路。上。掙。扎。出。一。條。生。路。來。這。生。路。就。是。大。學。之。道。孔。孟。當。時。不。得。其。位。只。好。以。周。公。自。期。而。期。望。於。春。秋。戰。國。之。君。能。爲。堯。舜。禹。湯。文。武。實。在。是。爲。了。天。命。所。限。不。比。現。在。的。總。統。可。以。由。民。選。而。產。生。的。我。們。原。不。想。做。總。統。但。就。工。商。廠。號。而。論。做。經。理。的。俗。稱。做。店。王。做。夥。計。的。俗。稱。做。店。官。公。司。的。董。事。是。由。股。東。選。舉。的。經。理。是。由。董。事。聘。任。的。各。部。主。任。是。由。經。理。選。任。的。假。如。你。現。在。還。是。一。個。學。生。或。是。小。夥。計。而。你。能。毅。如。舜。一。般。的。正。心。誠。意。做。你。應。做。的。事。彷彿。舜。在。歷。山。之。下。盡。力。於。畎。畝。一。般。你。一。定。會。被。四。岳。諸。侯。推。舉。舜。的。一。般。荐。之。於。堯。由。主。任。而。升。爲。經。理。正。與。堯。禪。位。於。舜。的。一。般。並。不。是。個。夢。囈。因。爲。堯。老。而。舜。攝。是。個。天。演。的。公。例。孔。子。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盛。德。卽。在。能。以。天。下。爲。公。傳。賢。而。不。傳。於。子。只。要。有。舜。不。患。無。堯。因。爲。現。在。的。人。壽。決。不。如。堯。之。長。無。論。何。人。他。要。傳。

位的時候。一定要找着一個舜的。因此我說不拘何人應該學舜。應該學舜的能與惡劣。環境去奮鬥。而奮鬥的工具就是大學之道的一章經。所以我把他來細講一番。但是我要聲明一句。我並不是宗教家。也不是理想家。我是一個「求知」的實行者。自從十八歲踏進了社會之門。經過了三十七年的種種環境。覺得無論應付什麼環境。只有一個「誠」字。可以免除一切的困難。大學的一章經。其中竅要。只不過一個「誠」字。曾子的一日三省其身。亦不外乎一個誠字。現在的青年。服務於社會中。能如曾子一般的反省其身。即不致於失業。而生財之道亦在其中。現在我把生財之道。試講一些。『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這四句。可以和曾子的三省吾身。融會在一起講的。譬如說是一個家庭之中。父母兄弟妻子。你不替他們想法子。在可能範圍中。做點生產事業。你就是爲人謀而不忠。因爲無論男女老幼。總有相當之事。可爲。若使大家坐食。單靠自己一個人去養家。這就違反了生衆食寡的原則。有人說。父母是應該奉養的。『有事。弟子服其勞。』怎好反而去勞動老人。我說。種竹養魚。本來是老人之樂。五鷄二彘。亦是老嫗所優爲。而課孫尤爲老人所願負其責者。但使爲箕爲裘。亦足以紹良弓良冶之業。若使飽食羣居。無所事事。豈不是個傳而不習。誤己而且誤人。至於兄弟

妻子則可爲之事更多。假使兄弟俱是無能之輩。你就應該給他介紹幾個朋友。與他共事。以期同化。例如籌點小資本來。不拘爲農爲工爲商都好。只要你自己能擇友。那就是「端人之友必端」決不致於欺侮你的兄弟。而爲損人利己之圖。不過所求乎友。貴在先施。你在平時。果能「主忠信」以盡交友之道。則朋友們受過你的先施者。他必以德報德。一定也能忠信於你。所以生衆爲疾。亦有賴乎朋友。俗語說『靠朋友吃飯』因爲所靠的朋友。大都是「無友不如己者」他們都是拿本事換飯吃的人。並不是靠着我来「圖舖餽」的。所以我的家裏。雖然添上了幾個朋友吃飯。而他們都是做了吃的。不但自己吃過有餘。而且還把有餘的錢。來給我裏的人買飯吃。假如我請了兩位朋友來幫我兄弟做生意。我的兄弟本來是不會做什麼的。最低限度。一月之中。兩人要吃十元的飯。而今能穀跟着朋友做工。所得工資。儘足以資糊口。豈不是表面上添了兩個朋友吃飯。而實際上反而減少了兩個兄弟吃飯。這就所謂是食之者寡。又譬如你的兄弟本來會得做工。所得工資。除過吃飯。能多十元一月。現在添了兩個朋友。幫着他做。所得工資。除過吃飯。也多十元。豈不是本來只有十元的收益。而今可得二十元收益。在用度上就得舒暢了些。因爲是生衆食寡爲疾。才能得到用舒。而不憂其窘乏。這就所謂生財之道。人人

都能辦得到的。至於烹飪縫紉。本是婦人之職。他在未出閨門之時。他一定受過母教的。你若使他拋荒了。而反僱用傭僕爲之執役。豈不對他。也是爲謀不忠。教他自省。有愧做了個傳而不習的懶人呢。但不過你自己本人。一定要以身作則。四體必勤。你若不能自修其身。以盡做人之道。你的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一定會得和你一樣。大家抹煞了良心。做個消費者。而非生產者。你就苦了一生一世。壓迫在家庭社會的經濟桎梏之下。直至老死也翻身不得。所以大學一章。重在修身二字。而修身的要件。就不過是「誠意正心」。也就是「明明德」。而用歸納法來換一句話說。就是子思子的中庸所說一個「誠」字罷了。現在我講大學。也不過是一個「誠」字。我若不誠。不要說講一章經。就是寫一篇弁言也。早半途而廢的了。所以要請諸君鑒諒。我的一番誠意。莫當做一席空談。

凡 例

凡用「」者是應特別注意的一種符號

凡用「」者是引用的

凡用（）者是註解

勘誤表

弁言	第四頁	第十行	第二字下	缺一
第一講	第四頁	第九行	第三字下	漏讀字
第一講	第四頁	十六行	三十三字	親誤視
第一講	第四頁	十六行	三十八字	早字贅
第一講	第四頁	十七行	第二字	幼誤功
第二講	第三頁	第五行	三十字	稱誤種
第五講	第二頁	第二行	十一字	就誤說
第八講	第二頁	十三行	十五字	王誤山
第十四講	第二頁	第六行	三十九字	去誤上
第十八講	第一頁	第五行	三十九字	惜誤情

第一講 大學之道

天虛我生口述 小翠筆記

大學是對小學而言。古人七歲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二十而冠。纔算成人。三十而娶。有了子女。就算做大人了。做了大人之後。就要做國家之事。如果不學無術。他就不能齊家治國。所以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應該學做大人。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他在十五以前。並不是不學的。不過在小學中。學些洒掃應對進退之禮。以及學樂誦詩舞象舞勺。和現在的小孩子一般。他的心思。並不專一。也並不把這些學問之事。放在心上。『在心爲志』。直到十五之年。他纔專心壹志於學。所學的是什麼。就是學做大人。而以平天下爲己任。他的心得之學。所謂心傳的。就是這一章經罷了。現在的小學。不過以識字爲目的。所以凡是單單講究說文音義的一般學者。即使是個老師宿儒。也只稱之爲小學家。小學不過識字講義。而大學是要讀書明理的。讀書而不明理。仍不過是個小人而已。現在的大學。單單選出一科來。造就專門人材。與從前的大學目的。絕對不同。從前的大學目的。是要把小人的器量。放大他大來。直把天下國家當做己之事。學成一種大人的氣概。不存小見。所以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因爲等到做了大人之後。出身處世。若是有己無人。專門以私欲而求利己。不顧損人。譬如大斗小秤。貪圖便宜。這就是小人的器量。這器量二字。就是度量衡。俗語說宰相肚裏好撐船。『器欲難量』。才是大人的氣概。如果做了個大人。與人接物。而仍是小器偏見。不能穀大度包容。那就活到了七八十歲。仍是個小人而已。所以凡是不明事理的人。人家就說他是小人。因爲他的見識。簡直和小孩子一樣。不過小孩子還有一種天真。而沒有機械。

心的。譬如他看見一樣好玩或是好吃的。他想要。就會向大人討。決不會攘奪盜竊的。要不到手。不過如大舜一般。號泣罷了。而且小孩子。並不是個小人。因為他小。雖小。年齡還未成人。所以鄉黨中。稱年紀小的人。稱為小子。而不稱之為小人。若是已經成人。仍舊和小孩子一般的行為。這種人。纔是真真的小人呢。

道猶路也。之。即俗語「的」字。但亦可作「到」字講。就是「先生將何之」的之字。大人所應該學的是什麼。就是應該走到一條大路上去。千萬不可走小路。所以『君子行不由徑』。因為從小路上走。往往遇到了歧路。會走錯的。或則徘徊歧路。進退維谷。不知所之。究竟該走那一條路。纔會到目的地。自己也就迷惑了。譬如從靜安寺路到黃浦灘去乘輪船。要到一個口岸上去。本來是一直的大路。決不會錯的。不過行人很多。汽車電車。橫冲直撞的。不免有些危險。或是遇到大出喪。立住了走不過去。你就覺得心焦。有人教你轉個灣。從小路上抄過去。於是從西摩路轉灣。望威海衛路。一又到了十字路口。不辨東西南北。竟會走到鄉僻角落裏去。找不到歇宿飯店。耽誤了輪期。微倖遇到一個識路的人。重新尋到黃浦灘來。可是已脫了一班。費了許多勞力。誤了許多時間。若是早從大路走去。豈不便當。如今我們讀孔子的一章經。就如坐了一部電車。從大路上走去。可就省力多了。這一章經。雖然只有二百五字。但是總綱却很簡單。不過是下文三在而已。猶如大路上的電車站。要到目的地去。一定要經過三個站頭。但是起點終點。只不過兩點。起點就是明德。終點就是平天下。王陽明的所謂良知良能。就是在明明德的起點。朱子講的格物。就是平天下的終點。其實都是一條路上的說法。不過孔子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德者本也。君子務本。所以王陽明要詆毀朱子。意謂他是舍本逐末的。他說朱子叫人去格物。我曾在庭中格竹子。格了幾日。並沒有格出什麼來。這一個笑話。至今傳說不衰。而其實王陽明也太笨了。若是竹子已經枯死了的。經過幾日。一定也有些理化學上的表現出來。若是活的。你用科學方法去考察他。做一個詳細的紀錄。在最初注意的時候。用精細的尺度。量準了某節到某節的長短。以及圍圓和顏色深淺的程度。不要說經過幾日。即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定也有一種變遷。這一種變遷。是由什麼原因而來的呢。那一定有關於天地人三者。或者因為天時的晴雨寒暖。或地氣的燥濕。和人工的灌溉。就可以因此曉得竹子要他容易長大。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他。這一種的行為。就是現在的理化。但是從前的讀書人。往往矯枉過正。以為這種是人欲。不是天理。是人為的。而不是天然的。因為世界上的人。大多數用人為的方法。而求滿其人欲。所以世界上就營營擾擾的不安靜。了一切爭奪竊盜。多由此而來。要想挽救這個流弊。於是乎有一班專講道學的人。要把天理來克人欲。又恐自己的話。人家不信。所以把堯舜指在前面。說三代以上。多是無為而治的。其實上古時代的人。何嘗真個無為耕稼陶漁。何嘗不是人為的。如果真個無為。而靠天吃飯。世上的人。早已絕滅了。所以我說無為的無字。是個禁止之詞。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毋字相同。『無友不如己者』的無。正是這個無字。無為而治的為字。就是『有所為而為』的為。也就是『意必固我』四大端。譬如說。我意思是這樣。我一定要如此。我固守着一個方法。只顧於我有利。不顧他人。這就是人為。而求滿其欲的一種行為。也就是小人的行為。所以大學之道。第一步的克欲功夫。即是『在明明德』。現在我把在明明德的一句。細細講來。

書後

世人稱其父兄師友曰大人。即因其年必長於己也。禮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係泛言少長之序。肩隨云者。與之並行而差退。即所以致其敬。使行者不亂於其途。又云「羣居五人。長者避席。」此言一席之地。僅容四人。長者必居首坐。若有五人時。則長者避席異坐。使後至者得與列席。即所以示讓德。使坐者不亂於其席也。今人於行止之間。每多不檢。行則爭途。坐則爭席。聚則若鹿。散則如鳥獸。是即曲禮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故吾以爲不及讀四書者。不可不讀大學一章。不及讀五經者。不可不曲禮一篇。

其二

大人先生之稱。自民國以來。已廢大人。而獨稱先生。因從前稱官府曰大人。故深惡而痛疾之。其實父母之官。必當愛民如子。故爲子民者。事之有如父母。稱爲大人。亦固其宜。稱先生者。不過先我而生。無論何人。凡其年長於我者。皆當以先生稱之。惟與父兄通問。若在書函中。不稱大人而稱先生。則以後生自居。直不認爲子弟。未免無禮太甚。對於師長。曩稱大人。則以弟子自居。視彼一如父兄。所以示尊敬。而望其教育者也。口頭稱先生者。則以朝夕相見。或與父兄同在一處。所以別親疎也。近人函牘。稱謂每多失當。即自稱亦多未安。例如稱愚。乃師友對於弟子之自稱。疎視遠戚。對於早卑功。亦都自稱爲愚。正所以示謙也。今人濫用。殊失其當。不如自稱其名爲較安耳。

第二講 在明明德

天虛我生口述 小翠筆記

凡是一個人。自襁抱而至提攜。第一件就是學步。而學步就是學走。應該向大路上走。方才不致於迷惘。如何而能不迷惘呢。第一步就是要明德。什麼叫做德。就是中庸的第一句「天命之謂性」。所以普通社會上。常把德性二字。併在一起去稱讚人。說某人是有德性的。是個好人。不過人之性。本善本惡。各有各說。至今還沒有個定論。據我想來。人秉天地之中以生。先天之性。是天然的。所以父子兄弟之親。出於天性。後天之性。是習俗相傳的。所以「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壁洞」。因為他的父母。已經有所習染。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這已是人爲的。而非天理。什麼叫天理。要先把道理字講明了。什麼叫做理。我把一件最淺近的東西。比方一下。譬如王陽明所格的竹子。我把他砍下一截來。用刀劈與你們看。直劈是順着紋理的。他就迎刃而解。我們眼光看得見他的一條條的紋路。這就是理。若是橫劈。他就碎裂了。但是他的碎裂之處。仍是順着理路的。他從地下生長出來。能夠扶搖直上。而成一有用之材。這就所謂順理成章。他的傍生枝節。其中也有理路。正如人身的脈絡。有條不紊。如果沒有這些理路。即使有適當的天時地利。或人工的灌溉。也沒用處。但是這個引證。還不過是物理。而非天理。什麼叫做天理。天是無爲的。因為他的風雲雷雨。並不是有意爲了什麼目的。而爲的他。是完全出於自然而然的。一種行爲。他並不是要植物滋長而下雨的。也並不是要催殘草木而起風的。因雲騰而致雨。因電激而生雷。他並沒有先施責報的心思。存在其中。若是人爲的。他就存着一個先施責報的目的。所以人欲與天理。不可

同。日。而。語。「天地無私」就是說天與地是沒有一毫私欲存在的人生之初本與天地之心無二乳哺之嬰無知無識無所謂貪生畏死之心索乳求飽雖是人欲但亦自然而然的天理猶之草木需要雨露他本來並沒有向天去求天以雨露供給草木享用比之父母把衣食去供給兒女本來是一樣的不過父母對於子女還有一半人欲參在其間「天地之大德曰生」他養活兒女原是好生之德與天地之心無異但是養兒防老就不免有先施責報之心這便是人欲不過仍是合於天理的因為天道循環他所走的軌道仍不外乎天然的理路因而循環不息至今不曾毀滅若是走錯了一條理路地球便會與星球碰了天文學家只知天文而不明天理常常會和杞人憂天一般的鬧出笑話來殊不知天理也和物理一樣天地由陰陽二氣輕清與重濁而分譬如把水來分拆輕養二氣因為比重不同在分解的時候其中也有一條理路不過粗心的看不出來若把兩種有色的氣體來做個實驗一定很容易看出天上的雲霞就是一個引證呢凡人順理行事就與天道運行一般就是天理人的良心就是合乎天理的德大凡一個人本來總有良心的這就所謂天良因為他有了一種私欲於是乎抹殺了良心以求滿其私欲這種人就是昏昧的小人如果把良心擺在當中即使不學無術的野人他也不失為庸德之人什麼叫做庸就是極普通極平常一個中等的人也非上智不是下愚世界上是大多數的所以堯舜治天下之法「允執厥中」如果單單為上智下愚而設法就不免有所偏倚使得大多數的人無所適從中庸一書就是講這個中行庸德的安人之法而大學是講正心誠意修己之法的必先修己而後能夠安人就所謂正己而後正人所以大人之學第一件先要把你自己的良心放明白了然後教導衆人也把

良。心。來。放。明。白。了。這。就。是。明。明。德。明。德。是。修。己。之。功。明。明。德。是。治。人。之。術。什。麼。叫。做。術。就。是。一。個。法。子。用。什。麼。法。子。來。治。人。纔。能。毅。明。其。明。德。亦。復。如。我。且。聽。下。文。

書後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謂。之。八。德。世。人。痛。詆。無。恥。之。徒。謂。之。忘。八。即。謂。其。人。縱。具。上。述。七。德。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故。又。目。之。爲。涼。血。動。物。其。實。惟。薄。不。修。乃。閭。門。之。污。點。烏。龜。之。種。特。取。污。閭。二。字。之。諧。音。耳。忘。八。與。烏。龜。雖。皆。謂。其。無。恥。然。有。廣。狹。義。之。不。同。今。則。此。八。德。者。大。多。數。竟。已。全。忘。故。又。新。立。八。字。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兩。相。比。較。則。以。弟。易。愛。以。禮。易。仁。所。包。自。廣。惟。以。廉。恥。而。易。和。平。或。不。免。有。誤。會。殊。不。知。以。和。爲。貴。而。天。下。平。特。舉。其。大。者。言。之。耳。至。於。國。恥。則。爲。盡。人。所。知。而。廉。潔。政。府。亦。爲。國。民。所。服。膺。固。不。必。以。口。頭。禪。號。召。於。天。下。試。一。涉。足。於。都。市。或。集。會。之。場。商。店。之。廉。價。標。幟。以。及。國。恥。紀。念。之。標。語。昭。昭。人。目。隨。時。隨。地。可。以。接。觸。眼。簾。正。不。必。存。之。於。心。亦。已。足。使。民。不。能。忘。矣。